

# 有股正气的古书院

◎ 张元城

中国的古书院，你探访得越多，就会喜欢上越多。

江西弋阳就有这样一座古书院，你去了就会喜欢上它，回去了还会不时想念着它。当临近院门，你就会不由自主地放慢脚步，慢慢地看，静静地听，细细地品，生怕漏过哪怕一个细节、一个故事。“余音绕梁，三日不绝”，离开三五日后它仍不时浮现在你脑海，越回味越有味道。它就是叠山书院。

“溪上青山三百叠，快马轻衫来一抹”，谢枋得号叠山，叠山书院也因叠山先生而来。1313年谢枋得门生虞舜臣为纪念恩师，在弋阳县城东的东门岭上建叠山寺，1317年更名为叠山书院。叠山书院是江西建筑结构保存最完好的书院之一。目前书院占地近七千平方米，依次有礼圣门、文昌殿、明伦堂、藏经阁、山长室、桂花园和望江楼，并由蜿蜒的介形长廊连接。建筑依山势而建，仰观其上，呈虎藏于深山、龙腾于天之势。

踏入书院，我边听边看边寻思，这座书院能够保存如此完整，吸引诸多历代政要、

## 坐着火车过海峡

◎ 栾黎

前段时间，我受邀前往海南参加三亚乒协协办的乒乓球“健康杯”联谊赛。这是我自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后的一次特别出行。过去无数次往返海南，都是乘坐飞机，如今退休了，不再赶时间，便想慢慢走一遭。于是，我们决定坐火车北上，便购买了从三亚到新乡的K458次列车车票，途经琼州海峡轮渡，去徐闻县走走看看。这是我人生第一次，坐着火车过海峡。

清晨，我们从三亚站出发，火车一路向西北，抵达南港站时已是中午。这里没有喧嚣的站台广播，只有有序的调度指令。车厢被拆分为四组，依次缓慢行驶上停靠在码头的巨型渡轮，仿佛整列火车被轻轻托起，送入一段隐秘的旅程。

“火车马上就要上船了！”广播里传来轻快的声音。透过车窗望去，绿色的车厢在阳光下泛着金属光泽，红色信号灯静静闪烁，像在为这场特殊的登船仪式致辞。

封闭的船舱内，铁轨延伸至甲板尽头，窗外是平静的海面与天际线相接。虽看不见波涛，却能感受到船体在海浪中微微起伏。那一刻，忽然让人觉得，我们不是在过海，而是在潜行，像一头沉稳的巨兽驮着钢铁长龙，悄然穿行于海峡之间。

在渡轮甲板的高处，我拍下震撼一幕：铁轨笔直地伸向海面，仿佛一条通往海底的秘道。海面如镜，蓝天无垠，火车像一条银线，横贯于碧波之上。当陆地的脉络延伸至海洋，人类的意志便在浪涛中刻下了痕迹。

轨道尽头，渡轮稳稳停靠，钢铁栈桥缓缓对接。机械与自然在这里达成默契，陆地与海洋完成交接。这次乘坐火车过琼州海峡共耗时三个小时，火车一节节驶入

名流，或前来拜谒观瞻，或留学长居、治学论道，留下了许多佳话，它到底具有怎样的品格？

在文昌阁，我遍数有20根清代青石柱，在明伦堂又见6根明代青石柱，每根直径40厘米高约5米，我恳请讲解的曾老师停留一会儿，容我仰视它们几分钟，静静地思索。它们不倚不靠、不折不弯、不卑不亢，我似乎领悟到了什么？是啊，这根根青石柱，不正象征着一股浩然正气吗？这正是这座古书院的可贵品格。

叠山先生是一位有气节的抗元志士。他高中进士，因不满时政，弃官归乡，闭门讲学；国家有难，却挺身而出，组织抗元义军，毁家纾难，后元朝宣布大赦，叠山先生乃隐居讲学，元廷重视其才学多次欲启用，可他却五次拒绝，三次写下却聘书，最后绝食殉节。不屈不挠，一身浩然正气！

这股浩然正气也是一脉相承的。民国时期，叠山书院改为弋阳县立高等小学，方志敏就读于此三年，受启蒙教育，遂投身爱国运动，他回忆：“……进了高等小学读书，知识渐开，渐渐懂得爱护中国的道理。”人狱

后，面对国民党反动派高官厚禄的多次利诱和劝降，他不为所动，信仰坚如磐石，最后杀身成仁，舍生取义。每每朗读《可爱的中国》，我都会泪流满面。谢叠山、方志敏，他们不正印证了明伦堂内叠山先生塑像两侧木柱上挂着的“国土无双双国土，忠臣不二二忠臣”的楹联吗？

行进中，我在书院同志赠送的《叠山书院》一书中翻阅到：康熙五十六年（1717年），弋阳县令吕文樱制定了《叠山书院条规》十八则，其中第二、三则分别是：端品行、贵立志。“品行之于人，犹室之有栋，水之有圩也。栋朽，则室将倾覆而不可支；圩坏，则水将泛滥而无所底。”“身份尽高，地位尽阔，决志在我，何假于人。此志不立，遑问其他。”又在《叠山书院章程》中读到：乾隆十一年（1746年），知县陈元麟亲自纂辑了该章程，共计五章四十二条。且对山长作出了严格的要求，比如第三部分：山长十章，其中规定“山长因公聚议书院，饮食毋得过四簋。一人只许携带仆从一人，且必能为书院任事，方准在内食宿。其舆夫只给便饭一顿，即行外出。”“山长尚有

侵渔，察出即行革退。”主持制定《叠山书院条规》《叠山书院章程》的两任县令，也是我们当今为官的好榜样。于今而言，书院对清正廉洁的严格规定，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。

当下，正值大力倡导廉洁之风，我们更应从叠山书院中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。26根青石柱不倚不靠、不折不弯、不卑不亢，它们清清白白、默默矗立，它们支撑的不只是书院屋宇的构件，更撑起了弋阳这方水土的精神脊梁。

走出书院，我仍意犹未尽，思绪良多，又驻足回望书院，重读刚进门时圣礼门的那副朱熹所题的外联：“地位清高，日月每从肩上过；门庭开豁，江山常在掌中看。”似乎对“如何通过文明实践激活书院文化的生命力和挖掘其当代价值”的时代课题，有了新的启发，也增添了更强的动力。

在弋阳，我可以不吃有名的年糕，也可以不游神奇的龟峰，但我不能不去探访有正气的叠山书院。

叠山书院，难说再见，我一定还会再来的！



枝头轻啄 张永生 摄

## 空笔藏山海 素墨蕴乾坤

——任光荣八秩小品之无言化境

◎ 朱丹枫

艺术家寿辰，以巨制宏幅贺之者众。而乡翁任光荣先生八十华诞，独奉八十帧素雅轻灵之纸墨小品，以山海有形而笔空，乾坤有色而墨素的质朴简淡表达，一展八十载生命对尘世喧嚣的沉静回望。寿辰如丰碑深镌，作品似玉阶篆刻。当世界在繁复信息中眩晕不堪，这安静的画展恰如古老哲人的清唱，令人蓦然听见心灵本真的脉动——生命原不必满溢，空之处自有星辰大海。

此八秩画展，堪称一纸无言的艺术宣言：八十小品，帧帧澄澈寂静，以少示多，以素喻绚，于方寸空白处，传万物生意吐纳；于笔淡墨疏处，现乾坤无声自转。任光荣先生非匠也，实乃以笔墨淡逸书写的哲人，以笔端之“空”，舍其琐屑，留其气韵，引观者神游于有形之外；以墨色之“素”，褪其浮华，显其风骨，令观者心会于有色之先。此“空”非无

物，乃蕴大千生机；此“素”非寡淡，乃涵万象玄机。恰是这“笔空墨素”间的取舍与留白，挣脱了形色的桎梏，直抵物象之魂魄，契合大道之至简，成就了任光荣先生艺术境界的无限深远与纯粹本真。

“善画者留白”，任光荣先生之“空”，非技之虚，乃道之盈。纸间疏朗处，皆是涵养“空”的功夫：一处留白，如澄湖倒影；一丝细笔，若万籁轻语。《蜀山处处皆风流》倦鸟略羽，唯眼神清透如古泉；《禅云将下雨》山石无廓，仅苔痕几点示人；《学一份退让》水痕数缕后戛然留白，正是“无声胜有声”的暗喻，此般空灵，既遥接马远“水纹空白”之妙，亦暗通倪瓒“逸笔草草”之神。非力衰，实乃力满则溢，于无为中见大道流转。留白非虚无，是为光阴流转预留呼吸孔道的无边智慧。

“善书者缺笔”，任光荣先生之“缺”，是

东方“无为”的践行。任光荣先生笔下，简极淡至：枯枝数痕，森然成林；鸟雀点睛，神采欲飞；山石寥寥，万仞宛在。减笔至无可再减处，墨痕渐开如雾，烟霞弥漫满卷，于极简处藏纳了“大音希声”的悠远回响。墨痕过处，如古寺钟声回荡心谷，化为永恒。维米尔堆叠光色造幻象，任光荣先生以缺笔唤心中山水；梵高笔触奔涌洄激情，任光荣先生让空白叹岁月静好。如庄子“坐忘”之境，空处即成天地呼吸之孔道。缺笔非缺失，而是将万里山河纳入方寸空白的东方玄妙，在有限的笔墨中，抵达无限的东方诗意。

“运墨而五色具”，任光荣先生之“墨”，是“心安身自安”的生命态度映射。任光荣先生不以艳色骄人，独以墨韵浓淡编织宁静光影，淡雅间埋藏千钧之力——那是沉浮后的淡泊，是八十年读书、作画、行事，为人的温

润智慧结晶。以黑、白、灰、淡彩为基础调子，通过泼墨泼彩的明暗浸润自然呈现风物，辅以点睛提神的色彩。三分留白，十足墨韵。每一处飞白墨韵，皆可视为生命积淀后自然浮现的从容风景。

观八秩小幅，如见光阴本身：时光何尝不是宇宙中至大与至微的存在？一支笔、几点墨、一方留白，便承起八十载光阴重荷。素白展墙亦成最大留白，观者伫立，身影悄然融入画境。时间于此变形：西方时钟滴答碎响消融，唯见东方更漏刻度中光阴氤氲流转。当展陈的绚彩终归寂静，画中这不动声色的素净，却在岁月激流里留下淡定的印痕——恰似生日烛光后那一抹静穆留白，这是任光荣先生以朴素笔墨赠予世间的澄明祝福：让观者在墨淡纸轻之际，于无声处，聆听到时光深处最阔大的足音。

◎ 付国涛

有鸟名朱鹮，羽似初雪覆身，翼尖与尾羽晕染着落日般的丹红，翩跹时如天边流云漫卷，停歇时似丹砂点染青冈，栖于枝丫间啾啾流霞，啄食水田中鱼虾。

1981年5月，秦岭深处的洋县姚家沟，夕阳还未散尽，刘荫增团队循着几声清脆的鸟鸣拨开灌丛，随着一声震颤的呼喊，世界仅存的7只野生朱鹮，在百年青冈树的枝丫间探出了脑袋。晚霞穿透枝叶，落在它们洁白的羽毛上，丹红的冠羽格外耀眼。

这场跨越三年、足迹遍布十四省、跋涉五万公里的寻觅，终于为这个濒危物种留住了火种。而谁也未曾想到，三十余年后，这束火种会顺着秦岭的脉络，顺着汉江的气流，蔓延至安康的山水之间，演绎出一场关乎守护、联结与新生的生态传奇。

汉中洋县是朱鹮的“重生之地”，而安康，则是朱鹮的“成长沃土”，是它们从核心栖息地向外扩散的重要驿站。2007年5月31日，宁陕县寨沟村的天空格外澄澈，26只人工繁育的朱鹮被缓缓放飞，它们抖落羽翼上的尘埃，次第展开双翼，掠过山间的林海，掠过溪边的芦苇，世界首例朱鹮异地野化放飞实验正式启动——这是安康与汉中生态协作的起点，是朱鹮种群复壮的序章。从汉中洋县的种源培育，到安康宁陕的野化放飞，两市山水相连、使命相依，如同两位细心的园丁，共同浇灌着这株脆弱却坚韧的生命之树。如今，朱鹮从秦岭腹地出发，掠过汉江江面，翅尖轻点涟漪，迎着山谷的风，越过宁陕的林海、汉阴的稻田，石泉的溪流，在平利的茶山间盘旋，在岚皋的高山草甸鸣唱，在紫阳的巴山河谷嬉戏，两市携手搭建的生态廊道，让“东方宝石”的身影越来越多，让秦巴山区的生态底色越来越浓。

朱鹮的栖居，是串联三县的文脉纽带，续写着宁陕、洋县与汉阴相遇相融的佳话。洋县是朱鹮的“根”，那里有刘荫增团队的执着寻觅，有“张跃明”们“死看硬守”的日夜守护，有老百姓怀抱鸟蛋送暖的质朴温情；宁陕是朱鹮的“枝”，汉阴是朱鹮新生的“丫”，2010年发现朱鹮踪迹，2013年迎来首次繁殖，如今已成为朱鹮稳定栖息的家园。最动人的莫过于三县朱鹮种群的相遇——从洋县溯源而来的朱鹮，与宁陕野化放飞的子一代朱鹮在汉阴的田野间相遇、相伴、相恋，共育下一代。它们在汉阴的水田中觅食，在松树上筑巢，将洋县的守护基因与安康的生态养分相融，让朱鹮种群在三县的山水间生生不息。这相遇，是物种的延续，是文脉的传承，更是三县人民共护生态的生动写照。

朱鹮的每一次扩散，都是安康生态质量的最佳佐证；每一只新生命的诞生，都是安康生态保护的坚实答卷。从2007年宁陕寨沟的26只放飞个体，到2025年全市538只的种群规模；从海拔1070米的秦岭深处，到巴山河谷的低山地带；从宁陕、汉阴、石泉的稳定种群，到平利、岚皋、汉滨、紫阳的相继发现，朱鹮的活动范围不断扩大，扩散轨迹清晰地勾勒出安康生态持续向好的脉络。它们对栖息地的要求极为苛刻，水质需清澈甘甜，植被需茂密丰饶，空气需洁净清新——而安康，恰好满足了这一切。68%以上的森林覆盖率，连续三年陕西省第一的水环境质量，100%达标的地表水与饮用水源地水质，每年340天以上的优良空气天数，340公里的汉江清流占丹江口水库入库水量的63%，“一泓清水永续北上”的承诺，在安康的山水间落地生根。2412名河湖长、2598名护河员的日夜坚守，“河湖长+警长+检察长+法院院长”的协同机制，731公里的五级以上堤防，74.31%的水土保持率，这一串数字，共同织就朱鹮繁衍生息的“安乐窝”，也铸就安康生态保护的“金名片”。

有人说，朱鹮是生态环境的“质检员”，那么安康的朱鹮种群，便是这座城市生态保护最亮眼的“成绩单”。当晨雾散尽，朝阳洒满汉江，朱鹮舒展着朱红羽翼，掠过碧波荡漾的江面，翅尖划开细碎的波光；掠过绿意盎然的稻田，身影映在澄澈的水田里；掠过炊烟袅袅的村落，鸣叫声漫过青瓦白墙。那抹灵动的红与青山的黛，绿水的碧，朝阳的金相映成趣，正带着安康的生态希望，飞向更远的天际，书写着属于秦巴大地、属于中国乃至世界的生态华章。